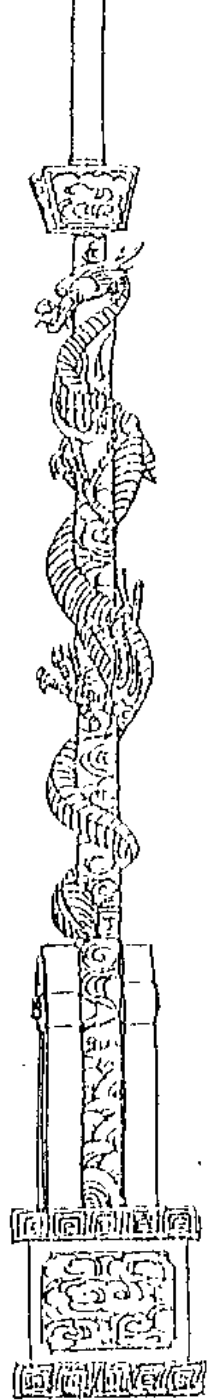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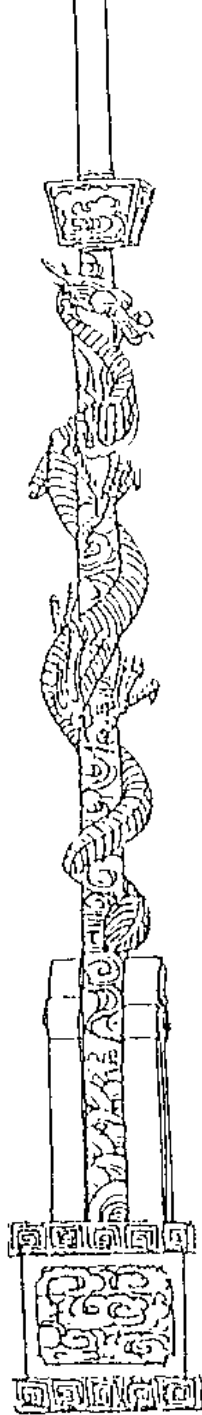


庚戌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民俗學會

莊嚴題端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狀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婁子匡謹識

五九年三月

目次

圖書

貴州卡龍仲家苗的跳月

談歲時風俗的記載	周作人	一
老虎與老婆兒故事考察	鍾敬文	五
張大爺	錢南揚	一七
東嶽廟的七十二延壽司	婁子匡	二一
四個聰明的媳婦	葉鏡銘	二七
賣香	秋子女士	三一
城隍的故事	林培廬	三三
三個女婿	應占先	三九
周溫達	溫達平	四一
沈萬山的故事	屠劍廬	四五

雷波渡母橋的傳說……………陸庠君…五一

陝西蒲城歌謠……………楊玉珊…五三

浙江海鹽滑稽歌……………宋恩溥…五九

湖北崇陽兒歌……………吳壘溪…六四

浙江金屬的典妻……………施楚卿…六七

淮安的放風箏……………葉德均…七一

紹興的生產習俗……………錢異盒…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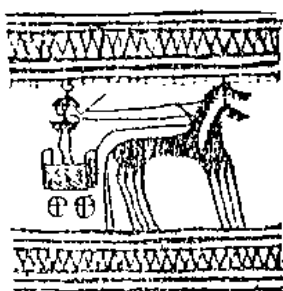
富陽民間的癡病……………蔣士龍…八七

撿親的風俗……………任葆生…八九

……………白花…九一

餘白

湖州禮帖衣冠品物稱呼……………六三、六六、七〇、七六、八六



談歲時風俗的記載

周作人

——序婁編『中國新年風俗志』

在小時候不知怎的對於時令的記載很感到興趣。最初見到一本不全的『歲時廣記』，時常翻看，幾乎有點不忍釋手，後來得到日本翻刻本顧祿的『清嘉錄』，這其間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興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還可以說是有點兒增加。這是什麼緣故呢？簡單的說，大抵因為我是舊式的人罷。中國舊日是農業的社會，不，其實現在也是如此，不過因了各色人等的努力使得農村日就毀壞罷了，——中國舊日對於節氣時令是很看重的，農家的耕作差不多以節氣作標準，改川公歷，加上許多政治意味的紀念日，使牠國家化世界化了，這當然很好，但總之不是需要的農民歷，這比頭上掛

談歲時風俗的記載

一

不住簪帽還要不方便多了。田家作苦又是無間歇，或是不平勻的，他們不能按了房虛星昴來休息，忙時忙殺，却又說不定閒時閒殺。這樣說似乎農夫也是三個有閒的朋友，未免冤枉了他們，然而的確是有農閑，也就只有這時間可以休息或娛樂。我們城裏人關什麼中秋端午，插菖蒲，看月亮，鄉下人只是一樣的要遠賬，實在沒有多大味道，但是講到新年以及各村不同的秋社，那真是萬民同樂的一件大事情。子生也晚，已在馬江戰役之後，舊社會已開始動搖，然而在鄉間過舊式的貧賤生活也總有十幾年，受的許多影響未盡消滅，所以對於民間的時節風物至今還感到興趣，這大抵由於個人的經歷，因生愛好，其以學問為根柢的緣因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

若是從學問上說，這些歲時節氣却也不是那麼微末無價值的。大家知道，英國彭女士的『民俗學概論』中第二部風俗編有一章是講歷及節日、祭日的，在問題格中也詳細的指導學人去紀錄蒐討。年和節氣是從太陽來的，月的變換則是根據月亮，所以歷的安排實在很是困難，羅馬該撒大將的那樣辦法，確如彭女士所說，只是把這問題決定而不是能夠解決。本來既有陰陽之分，後來又加上新舊之別，在習慣上便留下多少零亂的舊跡，據說英國也還有這種情形，如財政結算及十年一次的國勢調查都以四月五日為期，即是古時的『老太太節』。聰明的人所想像的那樣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罄非而飲，耕田而食，除夕照常關門，元旦相見談談眼的社會未曾出現之前，人總難免有執著煩惱，歎羨嫌忌，那麼古舊的老太太節之流也就有她的勢力在人心裏了。季節有些像是一座浮橋，從這邊走到彼岸去，冬盡春來，舊年死了，新年纔生。在這時候有許多禮節儀式要舉行，有的應該嚴肅的送走，或擊出去或簡直丟掉，有的又同樣嚴肅的迎進來。這些迎新送舊的玩意兒，聰明人說牠是迷信固然也對，不過不能說牠沒有意思，特別是對於研究文化科學的人們。哈理孫女士在「希臘神話」的引言中說，「宗教的衝動單只向着一個目的，即生命之保存與發展。宗教用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一是消極的，除去一切於生命有害的東西，一是積極的，招進一切於生命有利的東西。全世界的宗教儀式不出這兩種，一是驅除的，一是招納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驅邪降福，雖然平常多是題在鍾進士張天師的上額，却包括了宗教儀式的內容，也就說明了歲時行事的意義了。

一年裏最重要的季節是新年，那是無可疑的。換年很有點兒抽象，說換季則切實多了，因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與生的轉變，於生活有重大關係，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這是過年禮儀特別繁多的所以，值得學子調查研究者也就在這地方。可惜中國從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錄」等書就一個區域作縱的研究，却缺少廣的，即集錄各地

方的風俗以便比較的舊物。這回要子匡先生編述『新年風俗志』，可以說是空前的工作，這在荒地裏下了一罐子了。葉先生藉此當成後叫我做序，差不多有大半年工夫了，我對於此道雖有興趣，但是老不用功，實在空虛得很，序文做不出，光陰却迅速的過去了，日前得來信知道即將出版，只得趕緊拉雜寫成，真是塞責而已。松仁繡和桂圓眠胡桃的禮盒都已擺好了，却又把一包梅什兒放在上邊，得弗爲人客所笑乎。中華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周作人撰，於北平。

更正啓事

丁夢魁

「民間」十筆拙記「過癩」故事一篇，謂廣東的處女，必須先與一人交媾，才有人來說親作伐，而那與她交媾的男子，不久會毒質上身，紅雲滿面，這種「過癩」的習俗，據潛水君道誠然是有，但係指先染有毒的女子而言；若說一切的處子「必須」先與一男子性交，傳毒於人，才有人討娶，却并無其事。茲恐引起粵中女界的誤會，特此更正！



老虎與老婆兒故事考察

鍾敬文

誠如某君在他尊貴的記錄前頭所寫的，「這是一篇講給乳兒聽的故事」。並且，我覺得它在這類故事裏，還是比較美好的若干篇中之一。從已著錄了的篇章看來，北至直隸，南至廣東，都有這個故事流佈的蹤跡。即使不能說它是中國民間故事中之傳播最廣遠的，但也可算是佔居着相當地位的了。

這故事，大略的梗概如下：

- 1、老婆子（或女子）以將被吃於某獸或妖精而哭。
- 2、種種過路的物精或人，許貢獻其自身或所有物以爲之助。
- 3、某獸或妖精來，遇埋伏，卒斃命或受傷。

老虎與老婆兒故事考察

我們現在試來檢察一下這個故事因時、地的關係，而顯現的異、同的姿態。先看這個趣劇裏異類主人公的種屬：

- 1、虎——直隸、閩南、紹興（浙江）、蕪湖（江蘇）、東莞（廣東）等。
- 2、豬精——梅縣、潮川、陸安（皆屬廣東）。
- 3、獼猴——？
- 4、直脚野人——餘姚（浙江）。
- 5、貓精——江蘇（？）。
- 6、猿瓜麻——翁源（廣東）。
- 7、熊——廣州（廣東）。

由這小小的表看來，說那位想「吃人」而終於「吃虧」的主人公的種屬的虎的，較占多數，次之是說豬精的。但這個統計是不可靠的。第一，收集的地域未普遍，第二，是材料的分配不平均（如占第二位的豬精，其傳述地都在廣東境內，並且僅限於東江一帶）。可是，它於我們也有相當的指示，那是：

- （一）這區區的十數個同模的故事中，它的主人公竟有七種以上不同的種屬。
- （二）在將近半數的廣東，境內所傳述的同型故事，（這故事的全數，本十五

籍，有一篇說主角是虎的，因地址不明，所以略去。又有一篇是潮州
的，說主角是豬哥精，因表中已有全同的，故亦從略。附此聲明。）
而主人公的稱謂，竟多至在全表中爲四與三之比。

至於這些好吃人的主人公，或爲家畜，或爲猛獸，或爲不經見的動物（如直腳野人，猿狐麻），這怕多少有點地域及其它的關係使然吧。

種種過路的幫助者，他們是組成這故事的重要成分之一種。這些幫助者，大概可
分爲兩類：

1、幫助者，爲各種物精（生物的、器物的），而用以爲助之物，即其本身。
2、幫助者是各種行業的人，而用以爲助的，是他們行業中的品物。

屬於第一組的例，如正文中（老虎與老婆兒）的紡車精、蠟子精、炮仗精、西瓜皮
子精、溜柱精、蛤蟆精、碾子精是。屬於第二組的例，如潮州的（若水君記）賣搗鼓
的、賣豬屎的、賣蛇的、賣腳魚的、賣蟹的、賣雞蛋的、開井的、糊紙眠床的、賣牛的
是。在已著錄的篇章中（除了一些地域不明的），大約第一組的說法流行於中國北部
（如直隸、江蘇的北邊），第二組的說法流布於中國南方（如浙江、福建、廣東等省）。
我們現在要直觸到這問題的核心了。這種不同處，是否爲偶然地無意義的呢？

我以這中間至少有些文化階段遷徙的踪印存在着。原來的「萬物有靈觀」，在教養已進於某段落的人看來，是不免自然地會感到「稍欠合理」，或「簡直不合理」的。於是，他（也許應說他們）所要做的「工作」，便是根據着自己所認為「合理的」去給予它以修正。人類的一切文化，是這樣地修繕了過來的，民間的文學，尤其是如此。這故事裏的幫助者，從第一組變化到第二組，在我們看來，顯然是文化的修繕者此種工作之昭著的示例。還有一點，也可在這裏附帶地提及，雖然我不更預備來多說話。那是，故事裏吃人的主人公，有些地方，說它是野獸或家畜的精怪（如梅縣、潮州、閩南等處），有些地方，只說它是某種動物，而全沒有一擬人化」（如東莞、翁源等處），也有些地方，却明說它變了形（老婆子）的（灌雲）。在這裏面，也不無一點人類文化的遞嬗之跡存在着。

如果我們把各篇的幫助者的本身或贈品，列舉了出來，做種種比較詳細的研究，那結果也許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們現在似只被容許來做點示例的工夫。如在幫助物中，最多見的為卵（凡九處），針（凡七處），鼈（凡五處），蟹（凡五處）等三數種。這大概是比較原有的。又如如螃蟹雖凡五見，但考其故事流播的區域，都在海濱的廣東境內。這也不是全無意思的吧？

關於妖精自己或人用物類預伏室中，待敵人來而中傷之的情節，有人名之爲「牝牡雞式」。據探究的結果，謂可分三種模型：

1、無連貫的

2、有連貫的

3、介在第一、二兩種之間的。——即中間有連貫的有不連貫的。

我們試舉一個例（用文賀君所記）：

預	伏	敵	來	遇	伏
牛屎塗門	用手推門	手染牛屎			
盪蟹於缸	向缸灌手	爲蟹所鉗			
藏卵於爐	就爐吸煙	卵爆傷之			
床頭縛馬	憤奔床頭	爲馬所踢			
床尾縛牛	遇阻而來	爲牛所傷			
井上安椅	因痛思憩	墮井而死			

這是正面的（即第一種有連貫的），負面的及「中間面」的，我想可以類推了。總觀十多篇故事中，這類情節，澈底有關係的，實屬不多，但絕對不關係的，似也很少，大多

數是有聯係和不聯係相參着。這些地方，在傳授上和記錄上，恐都或不無相當關係。

其它，如想吃人的凶物的結果及它爲什麼要來吃人的原因等，都有些可資比較。

凶物的結果，自然不外傷與死，而死的實佔多數。死法，又各因所埋伏的而異。傷的呢，有的說逃去，有的說是被縛。凶物逞暴的原因，南方，尤其是廣東，多說是由於索物不遂（所索的，或爲食物，或爲用物）。也有些地方說是因被罵的。但許多地方，却說是「沒來由的」——這沒來由的，可稍分爲直接的與間接的二種。因爲有些地方，說它所以聲言要來吃掉她之故，（這些地方，關於這故事的傳述，都拌合了另型的老虎外婆童話。所以將被吃的，不是老婆子，而是少女——老婆子的女兒。）直接的理由，雖像是由於被欺騙或被拒絕，但進一步考之，則它所以被欺與被拒，無非仍是要到樹頂或進屋裏去吃掉她。因此，這只能歸於「沒來由的」之間接類中，而不能和前一種（有因的）放在一起。在這小小的異物吃人的「有因」與「無因」的問題中，我們能否發見什麼較好玩的意義麼？我想這也許是可能的，但決不是很容易的事。以現代對於原始文化的研究之尚未深入，加以各考察者於原人文化的階段與其思維法之報告或結論的分歧，我們在這問題上，似頗難即把握到它真實的意義。又何況我們現在不能專在這種地方太費篇幅來探究呢？

這故事的一部分的情節，與格列姆記的牝牡雞故事相似，已經有人說及了。其實，從全故事的蹊徑上看，也有某種限度內的類近。西藏有亨得爾和小貓童話，與這篇亦近同理。其主要情節如下：

1、兩小貓同出外找食物。

2、中途碰見亨得爾（一種可怕的怪物），拚命奔逃。

3、在途相繼遇牛、犬、烏鴉、灰、針、豌豆等它們開惡其情，俱願爲之助。

4、亨得爾到小貓家，相繼爲種種埋伏所困，卒果犬腹。

所謂「亨得爾」者，據說「是一個可怕的怪物，有絕大的齒，能把人家的孩子嚼食，還有大而可怕的和爪一般的手」。這和翁源的「身相如牛，頭大如斗，牙爪犀利，眼炯炯，毛茸茸的着實怕人」的獼猴麻，及浙江的「偏體生毛，身幹很高，喜歡吃人」的野人，不都很相像嗎？

其次，日本也有和這大略相近的民談，那是「猿蟹合戰」故事，情節如左：

1、蟹與猿同至山下，猿得柿核，蟹得飯團，猿以巧語騙蟹，卒相掉換。

2、蟹以咒語使柿核生長結實。

3、蟹欲採樹上柿實，以身體關係不能得。適猿來，央之幫忙，卒遭擊斃。

4、蟹有子，知父爲猿所殺，大哭。時值馬蜂、栗子、昆布、白鯨等相繼過此，慰其冤，共助之復仇。

5、卒以馬蜂等之力，殺死猿。(埋伏發時，是帶有連貫性的)。
(按猿蟹合戰故事，在日本傳述上，頗有差異的說法。這裏是根據那較被認爲定式的一個寫的)。

印度的古文獻Panchatantra中，有雀和啄木鳥，蒼蠅，蛙等協力殺象的故事，恐怕是此型民談中較古的記載了。其型式可約述如左：

- 1、雀見苦於象。
- 2、雀求助於啄木鳥。
- 3、啄木鳥爲求助於蒼蠅。
- 4、蒼蠅爲求助於蛙。
- 5、蛙設定了分工合作的斃象辦法。
- 6、它們各依計做去，象卒斃命。

依右列的型式看，從「二」到「五」的輾轉求助，及由最後的一位幫助者(蛙)，設定整個斃象的計劃等情節，和我國及日本等的說法，雖不無稍有出入的地方，但在大體上，

它仍可說是同屬於一個型範的故事。例如此型民談最重要之點，是各幫助者以自己的特長，去誘致或傷害當事者的敵人，而造成了美滿的大團圓。這種情節，在這故事中，是昭然存在着的。（蠅飛入象耳中，象覺得舒服而閉其眼。啄木鳥乘機把其眼啄穿。盲象喉嚨渴，蛙以鳴聲誘之。它誤以蛙穴爲池，前往飲水，終陷死在那裏面。）又這種型式的民談，其造成全體故事的起因，大都是由於弱者的無力抵抗其敵人，以悲哭而引起物類或人類的援助。這一點，它也一樣地具備着。

臨末，試來探一下這故事在文化初期的史上，所佔有的意義，自然，詳細地說是不可能的。在荒蠻的古代中，人們有時且不免吃自己的同類，（這事，在古人中當然不是什麼特別的例外，便是中國到了文化已不算很低的時代，尚有一拆骨而食，易子而食」的記載。要證明這事件，自然不用借助於以人性獻祭的風俗。但似有人以人性的風俗，是引起食人事件的原因之一，這恐怕是倒果爲因的說話。）何況那時勢力還雄厚的獸類會不來吃與它雜居着的人羣呢？所以現在我們要感到太凶殘的異聞，在原始時，實不過一倍「平凡的故事故事」。這篇童話所映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古代人民生活圖中的一角。——自然，就裏也許已被塗上了一些非原始的色彩。

次之，篇中老婦（有些地方變爲少女）開凶獸或物怪晚上要來吃她，她只是啼哭，却